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李峻嵘：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

2019-06-13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冲击警察防线，遭警方催泪烟还击。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9年6月12日早上，大批香港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街道，令原定当天上午11时开始《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无法如期展开。

这样的场面令人即时想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对占领的想像最早来自“占领华尔街”，而2014年的雨伞占领，由警方以催泪弹清场而起：“928”当晚，香港大众就开始积累长期占领马路的经验。

事实上，没有那次雨伞运动，就难以有今次针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再占领”。因为那次的经验开拓了香港市民对抗争手段的想像，亦充实了他们的街头运动经验。

真正的无大台、无组织

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缺乏组织协调，原应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现的。但这次的社会气氛和时机，却令组织松散的香港公民社会成功发动公民抗命。

今时今日香港社运的公民抗命行动，几乎肯定是在没有“大台”——即没有组织协调之下出现的。这一脉络需回到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社运发展及雨伞运动的脉络中去。

雨伞运动928当晚的占领规模，已是原本“和平占中”领导层未能预料到的：第一枚催激弹发射后数小时，连远离“大台”的旺角和铜锣湾也“失守”。之后各占领区之所以能大致井然有序，坚守多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透过自身的网络向运动者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援。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街道，令原订当天上午11时开始《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无法如期展开。摄：林振东/端传媒

同样重要的是，自从十多年前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以示威者留守至警方清场结束后，香港群众运动便逐渐累积了与警察正面冲突的经验。到2014年占领运动爆发前夕，大量示威者已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和物理装备。而雨伞运动期间“占领龙和道”一役虽然以突围失败收场，但该晚的民警冲突场面却令不少市民对警察（暴力）愈来愈反感，也令他们做好再与警察正面冲突的准备。这亦是后来旺角骚乱的远因之一。

上述的“锻炼”正是6月12日二次占领之所以能发生的基础。然而，雨伞运动对今次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影响却不只有“线性”的一面。

后伞运香港的群众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不只有国家机器的打压，也有内部的严重对立。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斗争手法，各个山头都有不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立场。这亦令群众运动的不同阵营之间充满著不信任。

而“占中案”、“占旺案”、“东北案”和“旺角骚乱案”等案件亦令不少抗争者被监禁。任何要具名领导公民抗命的行动，不但风险提高，甚至会充满内部分歧，滞于争拗，无法合力。

这便导致今时今日香港社运的公民抗命行动，几乎肯定是无人愿意领导，也无人真的能够领导——因此没有一个中心化的“组织”去对运动进行协调。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

群众之间的不信任、缺乏组织协调，原应是不利大型公民抗命出现的。但这次的社会气氛和时机，却令组织松散的香港公民社会成功发动公民抗命。尽管近年香港群众运动的手法愈见激烈，而且往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共识也已有所松动，但这不代表保守的意识形态就已在香港社会没落了。事实上，就算经过了雨伞运动，根据2015年的民意调查，支持政府版政改方案的民众往往多于反对者。

由此可见，伞运的真普选的诉求难以说是市民大众觉得要付出巨大代价争取的目标。但这次不一样。

不认同逃犯条例修订的民意显然是压倒性的多数，连中间派和无政治倾向的市民也倾向反对修例（特首林郑月娥与其抱怨有人因为这议题“涉及中央与特区、内地与香港的议题”而“挑起矛盾和纷争”，不如反省一下为甚么一地两检却始终没有大型的反对运动）。



2019年6月12日，大批香港市民占领金钟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街道，重现2014年景象。摄：林振东/端传媒

如果2014年反映的是“社会撕裂”，这次则是“同仇敌忾”。民气促成了香港30年来首次百万人大游行。而当同日深夜政府发声明表明如期二读时，升级行动就变得理所当然。因此就算不是所有参加了和平示威的民众都赞同6月10日凌晨的冲击行动，但也倾向理解行动者的决定。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变相帮助了群众舒缓其内部矛盾。

“强动员、弱组织”可以持久吗？

在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组织/领袖指挥或者协调下，就必然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2014年人大“831”决定颁布后，何时启动“占中”成为运动圈内极具争议的话题。争议之所以出现，与其说是因为“占中三子”犹豫不决或者太过保守，不如说是因为相关议题根本没有一个明显的“良辰吉日”。

但《逃犯条例》二读日期早已公布，因此，就算“民间人权阵线”只号召群众在6月12日包围立法会作合法抗争而没有发动公民抗命，群众也知道这一天要做的，很可能不只是在立法会外平和集会。结果，一场真的没有“大台”、没有大规模组织协调的占领，就在6月12日上演。

半天的占领令到6月12日立法会大会不能举行，二读无法当天启动，群众其实已算先拔头筹。这似是无大台也可成功斗争的示范。但这种模式的局限很快又出现：

到底占领区要多大才合理？到底应否进一步企图“攻入”立法会大楼？在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组织/领袖指挥或者协调下，就必然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当然，就算小部分示威者企图进攻立法会的选择未必明智，也不是令警方以过度武力去打压这场大致和平的示威的理由。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罢工史。但要在短期内令香港上演一场真正具震撼力的罢工，却殊非易事。

截至6月12日晚上，特区政府丝毫没有让步的姿态，特首林郑月娥更以“暴动”形容今次的占领行动。面对无视民意的政府和警察的武力，群众还可以做甚么？除了6月12日行动外，这几天还炒热了“三罢”的概念。



2019年6月12日晚上，特区政府丝毫没有让步的姿态，特首林郑月娥更以“暴动”形容今次的占领行动。摄：林振东/端传媒

事实上，6月12日已有人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但这一天的“三罢”纵有象征意义，又或者增加了日间包围立法会的人数，但它的威力有限。因为这场“三罢”无法令香港经济运作停摆而动摇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

香港有可歌可泣的罢工史。但要在短期内令香港上演一场真正具震撼力的罢工，却殊非易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海员大罢工和显然是政治性罢工的省港大罢工，除了有当时的广东政权支持外，也有严密的工会组织领导。现时香港两大工会联合会中，工联会是亲北京的，而职工盟近年虽有扎铁工人、码头工人和清洁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但有条件发动政治性罢工的工会，亦未必太多。

2014年9月底职工盟亦曾提出过为伞运“罢工”，但也只有个别职工盟属会积极响应。更不用说今次二次占领的中坚部队——近年冒起的小群组和网络世界——由于不是职场组织，要通过它们发起大罢工更是极其困难。如果罢工真的如不少人想像中是长期斗争，那么，何时罢、罢多久、如何令罢工工人维持生计、如何保证罢工工人不会饭碗不保……这些问题通通都要有扎实的组织基础才有望解决。

然而，当国家机器已将武力升级，未来的民间斗争如无法有较强的组织基础做后盾，那么……

在机缘巧合和过去历次的锻炼下，香港民众就算在缺乏大台指挥和协调，依然能在6月12日令《逃犯条例》修订的二读无法期展开。然而，当国家机器已将武力升级，未来的民间斗争如无法有较强的组织基础做后盾，那么香港社运长年的“动员强、弱组织”的形态，很可能会令民间力量在未来的黑暗日子中更陷于弱势。

但愿，我是错的。

（李峻嵘，社会学博士，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9.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1.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2.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3.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4.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5.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6.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7. 白杰明：时代的回旋——“未来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
8.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9.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仕途低潮？

10. 反《逃犯条例》游行周一凌晨警方强力清场，立法会外爆流血冲突

延伸阅读

影像现场：反送中示威占领要道，雨伞再聚金钟

更多民众陆续抵达金钟，示威者多配备头盔口罩雨伞等器具，以铁马架起防线，并撑起雨伞，与配备长盾的警员对峙。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逃犯条例修订触怒了大批平时不太理会政治、讨厌政客、以“搵食”为先、求安定繁荣，但其实又绝不是完全没有底线和没有常识的香港人。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8时许，林郑月娥又发表电视讲话，三度称金钟一带的警民冲突为“暴动行为”，并宣称“任何文明、法治社会都不能容忍”，但希望香港仍可用“平和、理性、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整场电视讲话中，关于警方多次使用催泪弹及布袋弹驱赶民众等事宜，只字未提。